



門 伊 8
號 2.684
卷 12

訂年三十五隆乾



和陽高梅亭集評

國策鈔

雙桐書屋

戰國策總目

卷上

周策	一篇
秦策	十篇
齊策	十八篇
楚策	八篇
卷下	
趙策	十二篇
魏策	十一篇

明治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文菲堂 氏寄贈



國策鈔 總目

韓策

三篇

燕策

七篇

宋策

一篇

衛策

三篇

中山策

一篇

共文七十五篇

戰國策鈔卷上目錄

周策

蘇厲為周說白起

秦策

衛鞅強秦

蘇秦改橫為從

陳軫解讒

司馬錯論伐蜀

陳軫為楚說秦

甘茂拔宜陽

三國攻秦

黃歇說秦昭王

武安君諫伐趙

秦王見頃子

齊策

威王料章子不肯齊

鄒忌諷齊王納諫

蘇秦以合從說齊

淳于髡進七士

顏觸論士貴

王斗說齊宣王好士

陳軫說齊合三晉

田需論士

齊人譏田駢

馮煖客孟嘗君

孟嘗君不逐舍人

孟嘗君不怨客

蘇代止孟嘗君

蘇子說齊閔王

貫珠者為田單解疑

魯仲連論攻狄

趙威后問齊使

君王后始末

楚策

江乙論昭奚恤

江乙說安陵君

蘇秦以合從說楚

張儀以連橫說楚

慎子謀金東地

莊辛論幸臣

汗明見春申君

李園殺春申君

計文三十七篇

戰國策一書衰世之書也時游說縱橫之徒興而利害長短之說挾其中義理純正者十之一二餘大抵波詞詭論濤張為幻不可究詰習而讀之每易壞人心術當湖陸氏選國策文而摘其謬題曰國策去毒用意良深矣然曾南豐嘗序其書蓋斥為邪說而又云上自春秋下至楚漢之挾二百四十五年之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夫

孔子刪詩正史雜陳貞淫並列惟在學者
辨邪正識取舍事跡雖殊旨歸自合博觀
而審所決擇其得失興亡之故皆可為鑒
戒資焉必曰屏而絕之概置弗錄此與因
噎廢食何異夫徵文考事觀往古之陳迹
讀書之資也而指事類情吐胸中所欲言
學人之事也國策行文有間架有鋒芒洋
洋灑灑實有凌厲無前之勢前人稱其奇
瑰瓌瑋為千古文章之雄宋眉山蘇氏父
子得力全在茲編即西漢賈晁司馬氏咸
規仿其遺法轍跡俱在淵源有自可覆而
按也三傳國語之後史漢唐宋之前徵其
事攬其文此鈔又烏可少哉

乾隆五十三年六月上浣和陽高塘



○蘇厲謂周說白起周策

蘇厲蘇秦弟謂周君魏王曰敗韓魏殺犀武魏將攻趙取蘭離石祁者蘭

離石屬西河皆白起秦將封武安君是攻用兵攻言善巧也又有天命也今攻

梁魏都梁必破破則周危所以周當止之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

基者楚共王將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

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

何不代我射之也容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支如竹之支也謂直左臂屈右臂四

字有副夷之意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百中即所謂善也少

焉氣力倦弓撥矢鉤撥弓反也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

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蘭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如射者之百發百中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東西踐韓踐履也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俞桐川曰章法似孟子道理似老子國策之文道鍊處緊排宕處踈點染處濃搖曳處淡此雖短幅其美兼之矣

前半敘其治秦刻深寡恩以強服之二句斷定

後半敘其亡身車裂之而秦人不憐二句結案

衛鞅強秦 秦策

衛鞅亡魏入秦孝公以為相封之於商號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法字是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黜劓其傅期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特以強服之耳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蒞政有頃商君告歸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讐也願大王圖之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

俞桐川曰商君傳三千餘言不為繁此策二百字不為簡提潑
轉頓幾於鐵畫銀鈎

蘇秦改橫為從 秦策

蘇秦 周洛陽人 追揭初意見合從非秦本心連橫亦只是借題不講
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戎貉代馬之用戎地出貉代郡出馬南

前幅叙說秦而秦不用分三段先作抑勢為篇以感慨勢利為主此幅只是借

此段是秦王拒辭羽毛二句是喻言下六句是正答

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
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
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効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
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法令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
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逆人心則行難故大臣勞今先生儼

此段是進說正旨本意只在用戰。按所陳只是泛言用戰於連橫毫無貼切語宜不能動秦王之聽也。緣作者故為寬引膚行為上書失志作跌為簡練揣摩作轉。

中幅入勢利正文從不遇上極力再作抑勢先寫其困頓之情狀次寫其發憤之攻苦後揭其

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惠王方誅商鞅疾辨士弗用蘇秦曰臣固疑

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

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

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遣使

語相結天下為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不用兵革故不藏蓄文士並飭飾諸

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偽態書策稠濁百姓

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

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

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夫徒處而致

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名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

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

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

萬乘誅敵國制海內子元元元善也民性本善故稱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

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沉於辯溺於

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

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滕羸滕通騰行纏也履躄音脚草履負

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紕機縷嫂

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嘆曰妻不以我為天嫂不以我為

國策

蘇秦改橫為從二

志願之傾注全為後幅作頓跌也

後幅極力揚起夾叙夾議摹寫得志氣象分三段與前文兩相激映。此段叙往遇於趙以統諸國立談取相赫赫爽之至

此段作數層議論提頓跌宕有兼有也

此段叙往說於楚以終諸國富貴歸故鄉光寵之至。末就季子自鳴得意語唱嘆作結通篇

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自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太公兵法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簡擇練熟揣摩摩研也而用也時勢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摩言切近過之闕塞名見說趙王趙王侯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為武安君受相印車馬百乘錦繡千純純東也白壁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秦不敢出函谷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

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也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蘇秦之隆盛時黃金萬鎰為用轉轂連騎炫煥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趙為從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棗樞之士耳伏軾搏銜橫歷天下庭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仇也將說楚王王威路過洛陽東周父母聞之清宮除道清也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秦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

生世上。勢位富厚。益可以忽乎哉。

以世態之炎涼。作文勢之抑揚。叙事議論。相間而行。儲同人云。一部史記。縱橫變化。由此而開。篇中連橫名義。落空。合從字樣。常見。知本旨。不重說秦。亦不重說六國。只借季子遊遇事。前失志。後得意。從勢利上。描繪俗情。乃寄慨之文。非贊美之文也。若以貧窮富貴等語。視為美談。存為意向。便種下鄙夫根子。此處關頭。不可不先打破也。蘓秦本功名中人。也困於旅。況激於家庭。則志在富貴矣。觀其說從六國。揣摩時勢。其才實有過人者。即其簡練揣摩。引錐刺股。亦是一大力。願人惜其一生才

力。只以供取金玉錦繡。卿相之用。結局此所以終死於富貴也。不然。豈出仲連樂毅下哉。按史記蘓秦者。東周洛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一。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蘓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遍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自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蘓秦。皆少之。弗信。西至秦。說惠王。弗用。乃之趙。趙侯弟奉陽君。弗悅。去

游燕歲餘而後得見燕文侯從之由燕至趙於是說韓說魏說齊終乃之楚自是六國合從併力攢秦蘓秦為約從長併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洛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眾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蘓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蘓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匍匐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蘓秦喟然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眾人乎且使我有洛陽田二頃一云有負郭之田五十畝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與國策互有異同正可參閱

● 陳軫解讒秦策

以儀輸楚之諧
蹴起之楚

前半是軫自解
之辭

中夾一喻談諧
相聞令人顯解
令人心釋

陳軫去楚言去楚者本其始仕秦之時張儀謂秦王惠曰陳

軫為王臣常以國情輸楚情國事之隱者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

之楚願王殺之兩層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名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

子欲何之請為子約也車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為之楚吾

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一作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

王與儀之策策謂其所籌度而明臣之楚與否也楚與謂以國情輸楚也楚人有兩

妻者人誂其長者誂同挑長者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

何有兩妻者死其夫死客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客

國策少 卷一 陳軫解讒一

後半是王代解之辭

畧本其意而變化其詞妙人妙文復設一喻與前相映相配極有章法

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為我詈人也今楚王懷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為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否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熟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此○句○不○說○然○然○

熟視則知其已悉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也軫曰非獨儀之言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孝○已○殷○高○宗○賢○子○母○早○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

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為忠忠且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

為然遂善待之○此○一○事○再○出○著○書○者○以○所○聞○駁○異○也○鮑○曰○軫○之○辯○類○捷○給○而○其○所○稱○譬○皆○當○于○人○心○不○詭○於○正○論○周○

衰辯士未有若軫之絕類離羣者也按國策此篇之前亦載此事

謝立夫曰張儀之為秦謀也出而事魏事楚受楚魏之官食楚魏之祿陰虧楚魏以利秦此儀之所謂智而妾婦之所羞也即以此智惡軫于王其策固出下下矣軫智足燭讒而以正大之論破之其得釋然于王心也宜哉

眉詮曰儀以輸楚譖軫軫之楚之答非實話特蹴起之楚與否一言使解人言下釋然耳秦王意喻易辭拒儀或疑後半重出

而異文者非也。一意也。陳軫自解楚王代述。竟分兩種境界。玩此可悉文心之變。

司馬錯論伐蜀

秦策

司馬錯秦人與張儀魏人仕秦說諸侯連橫事秦爭論於秦惠王前時張儀已相秦司馬

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史記苴蜀相攻擊各來告急于秦秦

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散簡豫未能決故二人爭論之王曰請聞

其說對曰對張儀親魏善楚下兵三川韓地有河洛故名塞轅轅在今鞏

氏山名在今偃師縣之口當屯留之道屬上黨今潞安府屬縣魏絕南陽秦使楚臨

南鄭亦河南鄭正義曰絕南陽是當屯留之道斷韓上黨之秦攻

新城南河宜陽地韓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

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

張儀先言伐韓之便次言伐蜀之非以王業二字為主腦

司馬先言伐蜀之易次言伐韓之危以富強二字為主腦

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敵兵勞衆不足，以成名。伯王之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不貪暴名也，得國實也。而又

結出後效收應富強

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韓無罪而伐之，不義也。謝曰：韓時來侵秦，不爲無罪，疑亦指周說。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天下皆有尊周之志。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宗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併力合謀，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楚魏已與秦合，故必以楚魏之攻之，危字應。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俞桐川曰：儀欲攻腹，錯欲據邊，是對手碁。攻腹者橫，據邊者穩。

眉詮曰儀錯異議要歸于覬覦神器一也但速劫不如寬筭錯
 豈畏名義哉錯實操完策耳故篇議主錯。千古蜀通中國自
 此始。
 儀錯兩策皆從名利起見然伐韓之計臨周郊誅王罪此何語
 耶王業二字名雖大而理實舛伐蜀有富強之實而無貪暴之
 名議論較為完備其明快條悉後半亦最為出色。

○陳軫為楚說秦 秦策

楚絕齊舉兵伐楚。是時齊秦之交合秦將助齊出兵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

王開口先發鑒
 貌揣情以親熱
 為籠絡

地東解於齊西講於秦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寡
親、熱、微、婉、善、馭、策、士。

人與子故也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也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
 楚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為子主計以

其餘為寡人乎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楚王甚愛之
○趙○勢○緊○接○一○喻○釋○在○楚○之○嫌○表○為○秦○之○

病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左右曰臣又知又安其
○志○痕○迹○都○融○

思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今軫將為王吳吟王不聞夫管與之說
○親○熱○乃○爾○

乎有兩虎爭人而鬪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人者
○二、語、有、色、態

軫隨口舉事釋
 嫌表志以戀舊
 作引頭

此入事妙又用
 喻作一影子無

急遽勸止之態
○新動在兼兩
○虎主意在無刺
○虎之勞利害較
然

末就聽言決計
者令王自付寬
緩收拾

甘餌今兩虎爭人而鬪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
○此○句○言○利○ ○此○二○句○兼○言○害○
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今戰
戰必敗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計聽知覆逆
者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
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恃聽無失本末者難惑
住法答勁
俞桐川曰明是說客乃作故舊鄉里語妙在秦王不教軫謀楚
軫亦未始不為秦層層証喻情致款曲
眉詮曰秦欲助齊伐楚軫意為楚止秦此策意也顧挾新故虞
度之情涉嫌探討難于傳寫婉約文能繪聲

甘茂拔宜陽秦策

首段起案遣向
壽告王語使人
不解以發王問

中二段三引故
事兩醒本意總
使王掃除讒言
開破疑心不是
退以避事乃是
要于必成。大

秦武王謂甘茂下蔡人仕秦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闢周室而寡人死
不朽乎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宣木后外族輔行甘茂至
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為子
先出息壤
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地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
陽韓所都大縣也上黨今路安長治縣南陽積之久矣二縣財賦歸之名為縣其實
郡也今王倍數險行數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
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今鄖陽竹山縣天下不以多張儀而賢先王
惠文王也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
再言任勞者反以名謗

將在外。讒臣在內。能成功者鮮矣。古今同慨。此言剴切。曲暢可為永鑒。

示之謗書。一箇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取謗之由。拍醒本意。羈旅之臣也。擣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擣里疾秦惠王異母弟。居渭南陰鄉。擣里故俗謂之擣里。子公孫子魏人。挾韓而議王必聽之。親信于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朋韓人。怨也。昔者曾子處費。今充州費縣。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同。三人臣恐王為臣之投杼也。王曰。寡

未段結案息壤在彼句。指破疑團。遂拔宜陽句。乃可成功。

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于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擣里疾公孫衍二人在中。言在中也。爭之王。王將聽之。名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俞桐川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十字幻出奇瀾。息壤在彼四字。收還疑陣。千鈞筆力。張儀樂羊曾子三証。分作兩層。正意蒙繞其中。波致最妙。眉詮曰。願勿攻也。納頭一悶。攻之難矣。含糊半吐。徐徐援引。啟悟而君乃委心焉。古來任將以曠日。媒孽掣肘而敗成者多矣。

息壤之盟非跋扈之要挾也

●三國攻秦秦策

三國攻秦入函谷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和解也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名公子池而問焉王名公子池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以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山南曰陽水北亦曰陽其地在渭水之北猶之諸山之南故曰咸陽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均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三國之兵乃

國策

卷一三國攻秦

退。

俞桐川曰。事無萬全。理惟一斷。而臣不置可否。人主自擇輕重。絕妙機關。儲同人曰。三國齊韓魏也。割地而講。秦前此未有是事。難於正言。故以後悔動之。

○黃歇說秦昭王

秦策

頃襄王

楚懷王子

二十年秦白起

白起。鄆人。為秦將。封武安君。

拔楚西陵。遂拔鄢郢。

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為秦所輕。於是

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楚相。封春申君。游學博聞。襄王以為辯

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

虎相鬪。而驚犬。喻韓魏。受其敝。安受。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

物至極。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致。言取物置之物上。累暴是也。今大國之

地。半天下。有二垂。邊陲。指西北。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

帝文王武王。時未為帝。曰帝者尊稱之也。文王。惠文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不與

善用原叙為物至致至立案

第一段總挈大旨。不如善楚。一句。揭主腦。物至而反。四語。提大綱。王可謂能功多威。殫所謂物至致至。恐有後患。所謂而反而危。持功守威。與物至而反致。

至而危反對乃止伐要義。前三摺修寫秦威接處一開一合出後患二字以劫之。

一筆通也。以絕從親之要。約也。言為約。從者所絕。今王使成橋。秦守事於韓。守待也。成

橋已。道北入燕。使燕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出言

燕入秦必割地予秦。秦使之出也。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楚

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南燕。今河南麻城。縣酸棗。人皆魏地。楚燕之兵。楚

之來。援者。雲翔而不敢校。雲翔。故也。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

復之。又取蒲衍首垣。蒲。在長垣。蒲鄉。衍。在河。南首。即牛首垣。即長垣。以臨。以兵

黃濟陽嬰城。在。地名。平邱。今陳留縣。小黃。地名。濟陽。今曹縣。西南。嬰。猶繫也。蓋二邑環兵自守。而魏氏服

矣。王又割濮磨之北。濮。即衛之濮。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

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憚。言可畏。又曰。王

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厚仁義之誠。使無復後患。

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彊。一毀

魏氏之威。前勝魏有成矣。今目挫毀。不持守也。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

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大雅。蕩。易曰。狐濡其尾。易。未濟卦。小狐

濟而無餘力。將濡其尾。不能終也。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

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智伯葬。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

隧。吳地。即夫。差自到處。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

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今充州府。還為越王

禽於三江之浦。三江。婁江。東江。松江。浦。水濱也。即干隧。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

第二段實指後患。在信韓魏。借事引入。折落伐楚。見其圖遠而忽近。

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鑿臺在榆次今王

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疆韓魏也楚毀不能侵之故疆臣為大王慮而

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逸詩成武之大者遠安定之不必涉其地也從此觀之楚國

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詩作翟兔過犬獲

之大雅巧言詩忖亦度也躍躍走也兔狡也言兔雖善走或時遇犬犬能得之人心難知或可忖度今王中道而

信韓魏之善王也中道在前後間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

失臣恐韓魏之早辭慮患以慮患故早辭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重猶累也

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累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剝腹折頤頤額也首身分離暴骨

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解無

所食狐解狐之為妖者猶今言狐仙無所食無人為之依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

臣妾男為人臣女為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

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也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讐之韓

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王

若不藉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陽作水楚都陳隨水之右壤蓋在隨之西今鄧州之西多山林者是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為得

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齊趙韓魏必

悉應王方應時以兵攻王蓋躡秦也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雷

第五段又因韓魏而推及于齊

第三段發明韓魏所以不可信之故見不可忽近而圖遠

第四段又就伐楚紐合韓魏即出兵之路討之益見伐楚之非策

第五段又因韓魏而推及于齊

意韓魏雖逼而力小未足難秦更以強齊林之極言攻楚之不利于秦也

國策鈔

卷上

方與鉅胡陵碭蕭相

留在沛縣方與鉅胡陵皆地名碭今徐州縣碭屬泗水東入淮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故宋必盡

也而王使之獨攻秦與楚戰不服救七邑及泗水東入淮王破楚於以肥韓

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疆足以校於秦矣而齊南以泗為境東

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齊魏得地葆同利而

詳事下吏詳計事勢於其臣吏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帝有

餘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彊而注地於楚楚地是王失

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魏必授首服而請誅

王襟以山東之險蔽障帶以河曲之利圍繞韓必為關中之候比

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今開封嬰城上蔡召陵

不往來也韓魏不通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

萬乘之主韓魏注地於秦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燕趙失後矣是王之

地一經如繩兩海西海至東海要絕天下也要謂中是燕趙無齊楚齊楚

無燕趙也謂四國不相故然後危動燕趙以危亡之持齊楚持劫此四國

者不待痛痛言征伐之酷而服矣書上昭王善之於是止白起而謝韓魏

俞桐川曰主意在善楚善楚之故在防韓魏韓魏怨秦本不可

信而假道起兵又節節可慮善楚不但制韓魏并可威服燕趙

第六段勸韓正吉極言善楚之利。韓魏入關而近服屬齊右可取而大勢合燕趙失援而天下定此即規取天下大計歇何等為秦謀哉

齊楚似止為秦計。非為楚計也。文勢雄瀾。氣吞萬夫。以善楚為正旨。以後患為反面。藉韓魏為楹柅之勢。提勁齊為樹敵之形。失援資敵。則害已伏。止攻善楚。則利可期。儲同人云。步步活脫。段段精彩。國策文字。此為第一。此即范雎遠交近攻之意。藉是以紆楚患耳。然韓魏亡。則禍亦中于楚矣。夫為秦計者。必先服韓魏。而後可以窺兵于山東。為六國計者。必善韓魏。而後秦有所顧忌。而不敢輕發。蘇穎濱論之詳矣。而當時策士。往往嫁禍韓魏。徒緩近憂。未周遠慮。所謂滅六國者。六國也不信然耶。

● 武安君諫伐趙 秦策

昭王既息民繕聚也。兵復欲伐趙。武安君起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實。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在。上黨郡。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舖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於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媵。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

前幅從秦與趙相較。生出議論。以見趙不可伐。秦之能勝。反不足恃。趙之既敗。反不可輕。可見勝敗無常。勢只在騎與懼之間。而已。秦倍于前。趙以十倍。二句。揣度情勢。極其透徹。

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
○束○筆○似○左○氏○
 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
 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
 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
○勝○楚○一○頃○
 東至竟陵在鄧州長壽縣南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
 甚衆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之戰於伊闕屬郟大破二國之
 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
 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
 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

中幅從楚韓魏
 與趙相較生出
 議論以見趙不
 可伐以楚韓
 魏之完而易取
 以趙之殘而難
 攻可見強弱無
 定形只在急與
 奮之間而已臣
 見其害未請其
 利二句審量軍
 謀極其明悉

勝如神况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
○轉○筆○圓○而○峭○
 不惜其政而羣臣相妒以功諛諂用事良臣斥踈百姓心離城池
 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言所
邑多發梁橋也焚舟以專民心示以不還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
也○與○魯○仲○連○對○田○單○同○意○
 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
○井○區○之○戰○與○此○同○
 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鬪
○項○勝○韓○魏○來○
 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韓勢孤故不欲先用其衆
○與○此○同○
 魏恃韓之銳主時韓欲推以為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
○與○此○同○
 疑兵以持韓陣持不決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

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

○總○東○勝○楚○韓○魏○之○故○

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

○四○字○有○怨○望

得耕稼以益畜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甲兵以益其強增城

○四○以○益○見○其○強

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之

○又○另○拖○一○層

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困於

○六○必○字○料○得○明○悉

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

○以○上○言○無○利

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不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

○二○句○言○有○害○

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慚而退

○帶○出○病○妙

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齮代王

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

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

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為寡人卧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

○無○功○亦○未○必○免○罪○然

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

○陪○論○却○機○切

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俟諸

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憍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

○語○皆○刺○心

以趙為先乎此所謂為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

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為天下屈者也夫

○此○義○以○處○秦○王

勝一臣之嚴○威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耶臣聞明主愛其國忠

後幅以自已之行與不行罪與無罪立論總見伐趙之不可當屈一臣而勝天下不可勝一臣而為天下屈所見極遠大寧受重誅而死不忿為辱軍之將出語更決絕

○愛名○二○字割露肝膽

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

○愛名○之心

忍為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史記秦使武安君攻趙

行免為士伍遣之行武安君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王使使

者賜之劍自殺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

蘇頴濱曰予讀太史公白起傳秦之再攻邯鄲也起與范雎有

怨稱病不行以亡其軀歎起以武夫困于遊談之士使起勉強

一行兵未必敗而免于死矣及覽戰國策觀起自陳成敗之蹟

乃知邯鄲決不可再攻而起非特以怨不行蓋為之流涕也趙

充國征西羌守便宜不用辛武賢之策武賢怨之雖不能害充

國而卒陷其子嗚呼循道不阿自古難之與

俞桐川曰凡三段議論一路俱用勁直之氣全於收束頓挫處

見筋節形勢透切情詞激昂張賓王曰行文似西漢論事如春

秋確評也

儲同人曰通篇兵書是審敵法應侯慙昭王怒武安誅矣豈

待杜郵之劍哉

● 秦王見頓子 秦策

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則可矣不
我句傲。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有
角。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
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耜鋤推耨之勞而有積
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
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
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為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
之實秦王恃然而怒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于山東而掩

秦王見頓子

於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戰國，可兼與。頓子曰：韓、魏、趙、燕、楚、齊、秦，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資臣萬金而遊聽之，韓、魏入其社稷之臣於秦，即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頓子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亦充軍國之用矣。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於燕、趙，而殺李牧，齊入朝，四國畢從。頓子之說也。

○此句放開
○穎濱六國論本此
○冷語
○數語盡秦并吞大略
○結束動

俞桐川曰：頓弱絕類，范睢前欲傾太后，後欲并韓、魏，大段相似。而文勢各別，彼激切沉痛，此猶夷瀟灑。

威王料章子不背齊 齊策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變，其徽章以襍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為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軍，大敗。於是秦王稱西藩之臣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

○先斷定且只虛說
○深得軍機
○節秦
○方說明不應

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欺生君哉。

鍾伯敬曰：變徽章以襍秦軍，與立赤幟以亂趙軍，同。

戴文光曰：列子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賜我，其罪我又將以人之言故人君之於臣，欲其自知之也。威王之於章子，可謂自知矣。百市虎不搖也。况三告哉。

鄒忌諷齊王納諫 齊策

鄒忌齊相封成侯修八尺有餘而形貌昞麗昞音逸，是也。日昞則光映，故以喻美麗也。朝服

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且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

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熟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

前半借事悟理。埋伏後半。三問三對，私我畏我，求我俱作三疊文法。以朝旦明日暮寢分四層作叙次描寫曲盡。

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

後半即小見大。照應前半。私。王畏王求王上。賞中賞下賞。令初下。數月後。暮年。後亦作三疊之筆。與前半相準。相配。極有章法。

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韓。非。子。本。領。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諂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如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暮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坐朝廷之上。四國朝之。不待兵也。茅鹿門曰。通篇俱用三疊。凡七層。而文法變換。令人不覺。如水。上波文起伏變幻。只一水耳。文章之妙極矣。

鍾伯敬曰。千古臣諂君驕。局面從閨房小語逗出。妙妙。俞桐川曰。閨門起。朝廷結。小中見大。思議不到。寫來却成名理。文多三疊。間用單句。提綴轉折。收煞筆力斬然。

箭半木國勢立
論就富強鋪陳
言齊之可以敵
秦已見事秦之
足羞。即有軍
役以下專喚起
臨淄七萬戶以
見其概。臨淄
凡三喚寫出俗
豪氣威嚴光。
逐層鋪張可作
齊賦讀。

蘇秦以合從說齊齊策

提、清、從、主。

論形勢之雄壯。

蘇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

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邱

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管仲軍令五家為軌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

即有軍役未嘗倍同背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

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于遠縣而臨淄之卒

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

鬪雞走狗六博踰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幃舉袂

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

後半本地勢立
論借韓魏相形
言秦之不能害
齊益見事秦之
計過。齊趙同
以韓魏夾說在
趙以受敵言欲
其收合也在齊
以弱通言形我
險遠也

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
○說○透○則○齊○事○秦○之○過○亦○透○
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
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
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
○齊○說○透○則○說○齊○合○從○亦○透○
地至衛陽晉之道經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
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
○勢○不○同○也○
恫疑虛喝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
○緊○
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
強國之實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

王之詔告之敬奉社稷以從

俞桐川曰前說齊之強便見可以敵秦後說齊之遠便見不必
畏秦二意夾逼得合從意出。韓魏近秦故須附齊趙齊趙遠
秦故須護韓魏後半議論意相表裏不是矛盾
齊強幾埒楚而齊地最遠秦篇中本此兩意立論前泛後切前
寬後緊。考史記蘇秦去秦為從本先之趙弗說于肅侯弟奉
陽君乃游燕自燕仍復趙然主從故在趙也由趙而韓由韓而
魏由魏而齊終乃之楚眉詮將六篇按次連置最得此鈔仍分
列各國然六篇必須連讀乃妙地勢國勢文勢分別以見旨秦

會以適變方悉其同而異異而同處立論則切事行文則切題也

淳于髡進七士

淳于髡齊之辯士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威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

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

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

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畢黍

梁父之陰畢黍梁父皆山名則却車而載耳却却同言多獲車重不前夫物各有疇今

見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

見之豈特七士也

俞桐川曰意止賢者之疇一句叠用五喻錯落不齊層層見妙

● 顏觸論士貴 齊策

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

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為慕勢王

前為趨士與使觸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

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秦攻

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壘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

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

壘也宣王默然不說左右皆曰觸來觸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

千石鍾萬石簾天下之士皆為役處辯智並進莫不來與東西南

首段叙緣起士
貴王不貴只作
虛提

發端甚奇事涉不經

解說甚正理關

出語岸峭一篇之主

語太危激却極警接

此就上王者不貴作

翻駁

中段借左右之論翻跌將王者不貴攝入士貴中此為實發

此莫敢不來服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此就上士乃稱匹夫徒走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觸對曰不然觸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為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時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跌○進○一○步○筆○意○宕○逸○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為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也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王是

末段叙歸結顏觸之辭去固知足遠辱然抑自完其形神也此不足以盡士之賢亦士貴之一端末即就其語作贊乃通篇收

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觸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寫○排○宕○流○逸○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太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同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觸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而辭去君子曰觸知足矣歸真反璞則終身不辱王陽明曰顏觸之論蓋出於田子方

儲同人曰通篇只士貴二字歸真反璞終身不辱方是士之真
貴處著書者殆發憤於士賤之世而張大顏觸以一舒其氣乎
是耶非耶

○王斗說齊宣王好士 齊策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
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
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
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
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問王斗曰昔先君
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籍立為太伯今王有
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惟恐夫耘也之焉能有四焉王
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

國策

卷一

王斗說齊宣王好士

不好士一層

何患無士二層

不如愛尺穀三層

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
即就前條駁落無士妙妙
 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耳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都
 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足矣世無毛嫱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
 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
即就王語又作一法
 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
 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
 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
 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儲同人曰以詼諧為教諫又一說法○接連三層層層雋快

首段統譏六國
 之不相合以利
 秦只就諸國失
 計言此於題尚
 泛一層

中段言齊特與
 秦遠而以三晉
 為敵今齊將近
 則遠不可恃借

陳軫說齊合三晉 齊策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
 下而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更相甚也
六國失計道破
 不足以立功名遠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陟出強能危山
秦驕珠在姓
 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
切於快耳
 以為山東之憂天下為秦相割秦曾不出刀天下為秦相烹秦曾
 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
痛語
 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
權句長句有態
 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

國策少
 卷二 陳軫說齊今三晉

秦以嚇之此較緊一層

末段言三晉已合齊若不與則向為蔽者今反為仇并借三晉嚇之此更緊一層

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面而孤楚韓梁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為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眉詮曰其說與約從者同旨局則由泛入緊語皆刀斬斧截可作蘇季子六策總意

田需論士 齊策

管燕齊得罪齊王宣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鶩有餘食下宮後宮羅紈曳綺羅紈曳綺而士不得以為緣純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予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鍾伯敬曰錯落相較雖數語耳盡事情而多感慨

齊人譏田駢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義設為不宦而願為役田駢曰子何聞
 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為
 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為
 不宦嘗養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子辭
 儲同人曰舌鋒可畏

馮煖客孟嘗君

齊人有馮煖者煖史記作驪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

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

具草菜也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把也食無魚左

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魚客列士傳孟嘗君厨有三列

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乘車於是乘其車揭其劍揭舉

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

也

馮煖客孟嘗君一

第一段叙客况
 跡為屈抑之勢
 然無好無能語
 意便不猶人非
 徒哉拙彈缺三
 歌情別有所
 寄亦宜戀機賤
 之告之笑之惡
 之先惜左右不
 識作反形之局

第二段叙行事
極似不情之舉
然自署曰能胸
中已有成局為
君市義作用亦
自奇特先生休
矣又借孟嘗不
悅作反激之勢

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
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入給其食用無使之於是馮煖不復歌後

孟嘗出記疏帖問門下諸客誰習計計會約能為文收責債同於薛

者乎馮煖署書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

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

見之謝曰文孟嘗倦於是謂國憤亂於憂而性惛愚惛當作沈於

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煖

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

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更名諸民當償者悉來合

券券徧合句赴凡券取者與者各收一責矯命矯孟嘗以責

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

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

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

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

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

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

嘗君不說曰不一諾先生休矣休息後暮年齊王謂孟嘗君曰

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遣其就國孟嘗君就國於薛未

第三段作轉關
明收前案暗提

後事寫來生色

第四段就魯寫
寫出手段前市
義是內結入心
此遊梁是外倚
聲勢迫齊求反
國許立宗廟已
成魯主耦國之
謙煊赫極矣與
前兩段左右不
識孟嘗不悅反
正相激應

國策金 卷上

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為
○義之○素○ ○忽○設○一○喻○更○進○一○籌○ ○隨○手○收○應○結○市○
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
○一○窟○東○上○ ○二○窟○起○下○
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子車五十乘金
五百觔西遊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
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遣使者黃
金千觔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
○虛○舍○不○露○ ○虛○頓○ ○應○
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
之君臣恐懼遣太傅賫黃金千觔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
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崇沉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

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煖誠孟嘗君曰
○乘○勢○要○之○所○以○保○韓○也○ ○收○應○市○ ○
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
○結○ ○拓○開○作○結○文○筆○宕○逸○ ○
始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煖之計也
俞桐川曰無能無好寫得平平無奇長缺三彈淒涼寂寞以下
逐步生色結穴十分熱鬧迴環照應前後生情細若羅紋燦如
錦織極有渲襯文字
逐層叙次生動變化上接左氏下開龍門。孟嘗君好客僅得一
馮煖平原君好客僅得一毛遂信陵君好客僅得一侯嬴人
固不易得得人亦不易也。孟嘗君盜有狗鳴有鷄鑿窟又有

馮煖客孟嘗君三

兔何門下之多才也

● 孟嘗君不逐舍人 齊策

妙喻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猿彌猴錯木據
 水則不若魚鱉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奮三尺之劍一
 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鈇鑕與農人居壠畝之中
 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
 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
 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
 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儲同人曰至理出以快筆通於帝王之官人

孟嘗君不逐舍人

孟嘗君不怨客 齊策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得毋有所怨於齊士大夫乎？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黜削去之，不敢以為言。

與史記汲鄭傳及所載翟公署門事同，千古一轍，須此達觀。

蘇代止孟嘗君 齊策

孟嘗君將入秦。史記：秦昭王聞孟嘗君賢，先使涇陽君質于齊，以求見孟嘗君。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子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臣未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史記作木偶人。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土以為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史記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譬如虎

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妙喻詞亦雋峭

蘇子說齊閔王

齊策

反起。陰符。秘語。開口。

蘇子俞作蘇秦或作蘇代無可考實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

結而喜主怨者孤為約以結與國而代人必怨夫後起者藉也

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

萬物之率也猶帥同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

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二劍名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劇利也矣

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音仙利也而劍非

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

不休傳傳辭也衛國城割平言城中割地求成衛八門土以土塞而二

此下三段為第一支統論藉權與時之要

首段提綱已包括通篇大意

次段設喻為証見無權藉則事不能成

未段引事為証
見得權藉則事
可立就。首段
權與時並提後
兩段只明權藉
之事而與時之
義已隱攝其中
矣。

門隙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愬於魏。魏王武身被甲砥劍。
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亂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
而北面。殘剛平。地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
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出梁門軍舍林中。
平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河內屬。燒棘蒲。
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
黃城之隊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
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

此下三段為第
二支發明兵先
主怨之形

首段引事為証
是先兵主怨者

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
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
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事於天下。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
人挫。強不以兵為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
齊王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
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
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
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
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

次段分出強大
弱小以拓局亦
引事為証

謀人為利也。恃謀人以為利。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主于後起藉權不義為急。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

是以眾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猶違也。天下之心則利必附

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為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

謹靜而寡信。諸侯信猶恃也。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

不賣。欺也。外不賣內不反則穡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

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財足矣。故曰祖在者王立義者

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襲

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諸侯從之。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也。此

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

侯滅萊莒。陳蔡好詐。莒恃謀而滅蔡。恃晉而亡。皆恃遠忽。此皆內

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

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

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

與也不並滅。與猶恃也。言與之相恃。有能按兵而後起，寄怨而誅

不直。寄言假手于人不為主也。微用兵而寄於義。言隱其用兵之真情。則霸天

下可竭足而須也。竭不伸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

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眾事而不反。眾事猶共事。交割而不相憎。交言彼此

末段轉歸後起
本旨先設喻後
引事與前兵
主怨相反

此下三段為第一支暢論兵先之禍不特主怨以攻戰非所先向為主腦

首段痛言戰攻之害一切供應死傷折損財用色色刻露慘目驚心為世大戒戰回時少此議論

地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後起之利情勢俱微者宜相憎俱強者宜其事五不相下今皆不然以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桓山在齊

問燕不勝十萬之眾盡我人襲燕樓煩屬屬數縣取其牛馬夫戎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

諸侯可趨役也可使趨我而為我役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有國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

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士眾所聚有市井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窘之道

也財用窘于道路中人禱祝國中之人君翳釀翳猶隱也言讓于中以待飲至通都小縣

置社社不用命者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警備之費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

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供藥完者內醮而華樂大醮猶奢也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

軍之所出矛戟折鏃鉉絕鏃力鉉鉉一作弦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宮之所私出也宮如父子異宮之宮古者寓兵于農故私家出之士大夫之所

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檐蔽理治也檐蔽遮矢石之具舉衝櫓衝戰陣車櫓高

次段引事為証
俱就戰攻得勝
者言之以見勝
亦終敗

樂家雜總全家併作身窟穴中謂穿地道眾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

釋甲募數而能拔城者為亟耳數募年數數月上倦於教士斷音短於兵

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

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

國魏韓而憂一主趙襄子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為天

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

燕趙南戰於長子屬潞州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

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比相次也此用兵之上節

也節猶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齊閔王二十九年何也不嗇於戰

攻之患也嗇吝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

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終戰謂窮兵而守不可拔守城期于不拔天下稱

為善一國得而保之得所稱為善者保恃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

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外無人居

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

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便謂巧審弓中者則善人善

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示

人以難也人以難中故人爭欲貫之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

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

末段反覆申明
又設喻為証轉
出明君察相繳
歸本旨

君察相

此下至末為第四支亦分三段極陳權藉後起之效與時遠怨意已隱攝其內

會段正提先以攻戰非師提頭正藏後起藉權妙用

次段引事為証以魏為托以秦為正所謂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也

與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素猶常也言兵常用雖強必弱則察相不事。不從事于此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五兵刀、劍、矛、戟、矢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日雖潤遠其利不窮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言不用師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北也也。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竿瑟之音不絕於前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

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圖我之謀不成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泊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應前一束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王惠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史記惠王十七年拔邯鄲趙邯鄲十八年乃後起妙用也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秦孝公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為戰具。堞城上女墻竟境為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

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
 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
 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
 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
 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使天下從則王業成矣大
 王不如先行王服王者服飾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
 廣公宮制丹衣柱以丹帛為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
 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
 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往服于齊然後天下乃舍

末段咏嘆衛鞅
 之謀即作正文
 收束

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
 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
 禽於齊矣衛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
 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俞桐川曰是書在宣王取燕之後閔王滅宋之前齊方好勝而
 驕六國側目以圖報復故蘇秦教以忍一著退一步後起權藉
 不為主怨反覆開喻其言趙魏之敗夫差智伯之亡儼然有樂
 毅攻其前淖齒擊其後說到軍糧費士卒罷尤痛切曲盡末段
 衛鞅一誼勸之靜觀天下之變皆確中情勢余嘗謂戰國人物

蘇秦之才最大惜其溺于富貴利達故斲而小之要其魄力識見非餘策士可比文於散漫處見蒼茫重複處見紆折蓋大毅疾呼之篇自與微言冷諷者氣象不同也

開首揭出綱領全是老氏退一步妙用以下逐層闡發設喻引事與議論相輔而行莽莽蒼蒼洋洋灑灑真文豪也其眉山蘇氏策論之鼻祖與

原敘伏猜疑之

入事見猜疑之

正敘解猜疑之法迎機而導其詞巧其理正敏慧絕倫

貫珠者為田單解疑 齊策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城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為太子微避亂而匿至是微之齊已破燕田單之立疑齊國之眾皆以田單為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菑同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于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為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為已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

國策

卷上

貫珠者為田單解疑

再加一層以實
前令
結處釋盡猜疑
之心着語不多
風味絕妙

單解。裹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乃使入聽于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
俞桐川曰。道理正當。機權靈變。妙起處。敘得高。見王不得不忌。單不得不危。國人不得不疑。讀到結處。三者盡釋。方顯貫珠者作用。妙着妙手。

魯仲連論攻狄 齊策

田單齊諸田疏屬將攻狄高苑縣西北往見魯仲子名連仲子曰齊人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修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軍壁也枯邱地名。說苑作攻狄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蓐。立則杖插土器。為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猶久也矣言見亡之歸於何黨猶細也矣言無所歸。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

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
騎樂之氣即至懈怠
 有夜說苑邑之奉西有蓄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
關鍵
 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
 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乃援枹音乎擊鼓之狄人乃下
 俞桐川曰兵戰為下心戰為上關要在一心字生死有無迴環
 變化
 一懼一驕一奮一怠即勝不勝所由分乃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之義也此從來治亂興亡之故非徒兵家要旨

趙威后問齊使

齊策

齊王建使使者問趙威后惠文后孝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

前半一問三項
 先將三項平放
 後將三項遞串
 歲關民君恃民
 本字專貼民言

後半四問四項
 前三項類敘中
 加一束末一項
 另設詘然而止
 章法奇變而處
 處擒定民字與
 前半照應一片

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
○突○元○深○識○治○本○之○言○
 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
○出○至○理○
 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
○領○二○人○
 曰齊有處士曰鍾離江屬九子無恙耶是其為入也有糧者亦食無
○字○法○
 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
○一○一○問○去○環○碎○得○妙
 今不業也不得在位葉陽今葉子無恙乎是其為入哀鰥寡卹孤
○成○其○職○業
 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

○一○女○子○奇○
 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
○民○為○言○
 於孝情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命婦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
○以○民○字○結○○又○一○調○法○
 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屬○濟○南子仲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
○亦○以○率○民○見○本
 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
○句○更
 不殺乎○辣

民為治本歲關民君恃民此前三問意也後四問皆有關於民
 事者故連及之晉人假清流以長傲其弊中於偽儒於陵一問
 其識尤遠○通篇俱叙問詞共七問凡三法錯落踈古自成局
 段俞桐川云亦英雄亦道學亦風流

君王后始末 齊策

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家庸○備夫太史敫女
○慧○眼
 奇法章之狀貌以為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莒中及齊
 亡臣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為襄王
○伏○後
 襄王立以太史氏女為皇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無媒而嫁者非
○賢○女
 吾種也汗吾世矣終身不觀君王后賢不以不觀之故失人子之
○特○舉○其○大
 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為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
○節○舉○一○端
 四十有餘年不受兵秦昭王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王連環曰齊多
 智而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錐椎破

君王后始末

前原其始以敫
 其出身之由有
 是女有是父而
 奇

中表其以身繫
 國事事秦謹諸
 侯信特舉見大
 惟連環謝秦使
 節舉見概

後推其終正見
其身繫之重
茅鹿門曰結語
妙甚乃知事秦
謹與諸侯信非
不脩攻戰也非
助秦以攻三晉
也

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誠建曰羣臣之可用者
亦○英○雄○亦○聰○慧○
其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
後不勁矣
君王后死後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玉使賓客入秦皆為變辭
舉後事相形乃見所繫之重
辭勸王朝秦不脩攻戰之備

是君王后小傳。戴文光曰襄王初自韜晦奇男子也君王后
識襄王於傭夫奇女子也太史不榮國爵而重家風烈丈夫也
君王后不羞父訓而脩子職孝女子也使齊四十餘年不受兵
賢國母也至以不解解環折秦王心不書臣名知王建敗更奇
慧之極萬勿以王建之敗而吹毛索瘢也

江乙論昭奚恤楚策

中有忌心難以置

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

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

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

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

之皆走虎不知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地方五千里帶

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寔畏王之甲兵

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俞桐川曰昭奚恤賢臣也宣假楚甲兵以威北方哉假威之喻

以全奚恤也。若云奚恤之才智賢於楚之甲兵，則奚恤危矣。惜乎後世擁重兵者，不遇江乙以啟其疑也。

江乙說安陵君 楚策

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歛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王過舉一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色不蔽席，寵臣不避軒不及席。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為殉。江乙語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為君道，至今未効。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間也。於是楚王遊於雲夢，結馬

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兕虎嗥之聲若雷霆有狂兕
 蹕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
 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遊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
 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萬歲千秋之後願
 得以身試黃泉滑○稽○深○婉尊蠓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為
 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俞桐川曰殉葬一言能固主寵但安得不祥語預陳於衽席間
 有楚王千秋萬歲之嘆乘機獻媚倍覺動人此非美安陵君也
 正以見佞幸惑人曲盡心力耳亦韓非八姦之一証也

茅鹿門曰財交
 色交等語各言
 至理後段入情
 如畫

蘇秦以合從說楚

提清從主

蘇秦為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
 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
 之塞郢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
 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
 事秦則諸侯莫肯一作不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於天
 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
 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
 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患至

從楚國形勢說
 起

互強互弱一動
 之

互帝互王再動

而後憂之則無及矣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
此段言從親則五
 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練士厲兵
諸國統舉一見趙從
 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之妙音
主也一見于楚大國也各入扣
 義人必充後宮矣趙代良馬橐駝必實於外廐故從合則楚王橫
第○三○層○開○鍵
 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
此言不從親
 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侯
勢必連橫○國備言連橫之害
 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
頻用提筆有痛心疾首
 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
第○三○層○開○鍵
 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

互割互事終動

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
返、還、從、主
 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徹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
 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
合、從、是、楚、之、利、但、恐、難、恃、耳、數、語、曲、折、
 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
蓋、情
 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
 焉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
同治
 旌而終無所薄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
 以從

從楚王心事收

俞桐川曰六國中惟楚最利合從以其國大為盟長也然必有

蘇秦以合從說楚二

以堅其志而中其欲則從乃可成篇中數關鍵語一層進一層
 剖晰利害判然乃能動聽此先秦文之最緊者
 眉詮曰以不兩立立論纔得兩大肯綮刊置別國便非楚強秦
 強楚王秦帝事楚事秦提掇三重分淺深三節

○張儀以連衡說楚 楚策

下、此、二、字、即、知、非、為、六、國。蘇秦合從。從六國說起。此却從

張儀為秦破從連衡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

秦說起各一機法

先以秦勢之強
 聲之其強處及
 六國不能敵其
 強分兩層寫

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邱山法令既明士

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

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

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

為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俾交

爭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

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

次以韓魏脅之

國策

卷上

張儀以連衡說楚一

此以約從攻秦之禍休之

此以秦伐楚之勢四面說來亦自靡靡可聽

○以○懼○之○
 ○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強○
 ○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
 ○聞○之○兵○不○如○者○勿○以○挑○戰○要○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辨○虛○
 ○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禍○無○及○為○已○是○故○願○
 ○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
 ○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船○載○五○千○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
 ○日○行○三○百○餘○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
 ○關○驚○則○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
 ○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

此以楚失利之往事証之

此以秦楚相攻之失計懼之

○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
 ○強○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三○勝○而○
 ○亡○之○陳○卒○盡○矣○有○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
 ○民○敵○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
 ○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
 ○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
 ○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與○秦○戰○於○藍○田○又○却○此○所○
 ○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於○此○
 ○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關○高○天○下○之○匈○

國策少

張儀以連衡說秦二

此以宋及泗上
解之

此言從人之不
可信歸到破從

此言秦楚之宜
相親歸到連橫

此言士進橫之後楚反可以蚕食諸國

前言言公從之、事、此言、台、從、之、人。

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
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為武安
君而相燕即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奔入齊齊

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魯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
快令人燕然自失

偽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
此言言形親自應相合

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
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帚之妾効萬

家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謂計
其計亦似長便

無便於此者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

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今

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鷄駭之

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俞桐川曰合從當先趙三晉當秦之衝而趙最強也連衡當先

楚楚居秦之下流而首六國也然秦楚相敵說楚事秦却難是

時秦并巴蜀勢若建瓴浮江而下楚不能禦又蘇秦新死人心

搖惑投間抵隙適逢其會楚王傾聽六國從風翮其反而大勢

一變直捷處有把握委曲處有幹旋是此輩長技

儲同人曰恣意恐嚇却有實際連衡之難莫難於齊楚齊遠

楚大非口舌所能得也。張儀說楚較他國精神數倍。其要無他。曰脅曰餌而已。脅以秦之強，脅以韓魏之從而未已也。以舫船載卒脅之以舉甲武，關脅之由是餌之以宋，餌之以泗上十二諸侯。彼畏其脅而貪其餌，蔑不聽矣。蘇秦所稱恫疑虛喝亦善。狀橫人之情哉。然此策秦之攻楚在三月之內，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自是至論大抵說士無利害切深語不能動人。合從事順故秦策多透實際，連橫事逆故儀策特張虛聲。題有難易而文之優劣因之。故秦策六國全載而儀只抄說楚說魏二篇畧悉梗概餘不錄。

○慎子謀全東地 楚策

楚襄王項為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闕而歸齊。同。匹。字。法。王監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傅。傅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為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為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得所求而反反，主墳墓復羣臣之復見，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為之奈何？子

第一段許獻東地起事因

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

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昭常曰

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為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

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

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景鯉曰

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

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

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

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

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于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

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効其說而王且

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

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為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

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于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

良之明日立昭常為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

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死

第三段慎子皆用作斷制

○撤○去○與○之○說

○并○撤○去○守○之○說

○從○不○能○獨○守○帶○出○索○救

○從○勿○與○帶○出

○倒句

○亦○明○快○亦○渾○淪

○忽○然○串○合○妙○計○如○壞

○又○復○前○語○叙○更○簡○徑

○子○良○昭○常○岐○迂○入○趣

○雄○挺○中○有○權○統○左○氏○之○遺

○典○猶○職

○真子謀全東也

第四段東地復全作結局

塵凡人相趨則有塵戰亦有塵不敢與齊對故言下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強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縮感也蓋束之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俞桐川曰極相反中看出相成讀之爽心快目獻地守地索救計有三途語凡四疊錯落變化潔淨謹嚴機杼奇絕筆段橫絕天下無奇策善用羣策斯奇策矣叙來入妙

莊辛論幸臣楚策

伏末段

莊辛楚人莊謂楚襄王即頃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

與壽陵君皆楚之寵幸臣輦從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

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

蔡陳之地二十一年白起拔郢置南郡襄王流奔揗覆也謂於成陽屬汝於是使人發騶也御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

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

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

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

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

首段叙莊辛前諫之詞及襄王敗秦之事立通篇議論之案

此段是正諫言
及今尚可有為
即從喻意引入
翻然而起

五段用蟬聯文
法逐層脫卸前
三段說物由小
及大用自以為
無患無爭等句
後二段說人由
彼及已用不以
為事等句皆緊
接出不知夫三
字喚醒瞶瞶都
以喻事之失作
歇後之語疊疊

如貫珠諫書中
闢一奇格

國策

卷上

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閉卷未為遲也臣聞昔
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
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
俛啄螽蟓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
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飴米蘖所煎調以餌之加已乎四
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嚼啄
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
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十仞之上以其顛為招晝游乎茂樹
夕調乎酸醎以為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

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嚼鱖鯉仰齒陵古菱衡即持奮
其六翮而凌清風飄飄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
射者方將修其器音播盧黑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矰
音監矰同引微繳折清風而耘同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
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名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
山飲茹溪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
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楚大方受命乎靈王名
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春秋昭公十一年楚子蔡靈侯殺之中
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

莊辛論幸臣二

聞之色變體戰
當不敢以先生
為老悖矣

封祿之粟食所封而載方府之金四方所貢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
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於秦王昭填也兵滿王填也
塞楚地在今河南羅山縣境之內而投已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
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俞桐川曰即燕雀處堂積薪厝火之意有點染有層遞直而不
驟切而不盡言者只泛泛閑論聽者已怵然動心其滑稽之雄
乎
由小及大由物及人由彼及我長引曲喻比物類情楚宋玉屈
原從容諷納不以直諫此乃其流亞與

汗明見春申君 楚策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
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汗明戚焉曰明願有問
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
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
不然臣請為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
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
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為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
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大行蹄伸膝折尾

此段引堯與舜
為論言士本不
易知

國策少

卷上 汗明見春申君

此段借伯樂與驥為喻言士不可徒知

湛。肘。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負。棘。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卑。攀。而。哭。之。解。紵。衣。以。暴。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窮。巷。沉。湫。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袂。僕。使。得。為。君。高。鳴。屈。於。梁。乎。

孫月峰曰昌黎為人求薦等書皆本諸此但彼鋪張有華此古峭有致耳
儲同人曰前後俱在知已上發論而後段尤悲壯

李園殺春申君 楚策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黃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眾卒無子
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指不宜子恐又無寵李園
求事春申君為舍人絕妙機關已而謁歸故意失期還謁春申君問狀對曰
齊王遣使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故以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對
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
申君知其有身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
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
後將更立兄弟即楚王更立彼亦各貴其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

李園事春申進女弟早安置無妄園套

李園與女弟謀女弟承間說詞意皆無妄想頭

到大然之則許多無妄春申一身擔受矣

以上敘事處處為無妄寫照中入朱英語作議論開口將許

多無妄一串提出總攝全旨

應福一層前對大然之以上機謀是隱刺

應禍一層對圍養死士一節是提醒

應人一層對後春申被刺事是

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奈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封盡可得孰與其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立為王后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句是而益驕句是爭權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無妄史記作無望之福

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為相國實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且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謂楚王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王之舅也不為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說得深毒斷制君命句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為郎中君王崩李園先入臣請為君音刺其胸殺之此所

反照

又叙事了春申
結無妄本事

就同時相類事
作結奇變

前後叙事以朱
英一番議論作
筆中法首尾俱
攝陣局奇變

連四轉錮蔽之深

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也。李園軟弱人也。僕

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恐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崩，李園果

先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後入，至棘門，園死士夾刺春

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

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為楚幽王。也是歲

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毐亦為亂於秦，覺夷三族，呂不韋亦廢。

俞桐川曰：李園險，春申踈，張網設罽，昧者自投，道路紛紜而門

內寂然，旁觀太息而當局晏如。二十年相業，何其久。十七日受

禍，何其速。綴呂秦事，見竊國亂宮，同受顯戮，垂戒深矣。

